

好奇时光

全世界每分钟诞生

47个贫困者。联合国发展署的计量钟
就是以此速度显示新生贫困人口总数变化的。

Z h u l i n g

朱 玲 日 记
ZHU LING RIJ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H A O Q I

SHIGUANG 这一宣传手段

朱 玲 著

无疑直观有力，我相信每个参观者
都不会忘记那红色数字的变化是何等迅速。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9817754



9817754

好 朱

Z H U L I N G R I J I

K825.3
93

奇 玲

H A O Q I
SHIGUANG



时 目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光 记

责任编辑 张 珏
封面装帧 王晓阳

好奇时光

朱 玲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5.75 插页 2 字数 95,000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8-02585-1/G·390

定价 10.00 元

自序

这本信马由缰之作，最早起因于我父母追踪儿女行迹的渴望。自从1978年2月离家去上学，我越走越远，极少与他们团聚。“儿行千里母担忧”。为了抚慰父母苦苦的思念，我每星期至少给他们写一封信，当教师的父母也就像给学生批改作业一样，隔七日照复不误。十多年来，我从西安写到武汉，从武汉写到北京，从北京写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把我在祖国大江南北看到的风土人情、在异国他乡获悉的奇闻轶事都见诸文字，与他们分享。为了利用边角时间，我尽量零敲碎打每天写一段；为了避免枯燥，我很少提及艰深的经济学理论，而着意报道经历过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交等林林总总的事件。再者，由于写的主要是自己的观察和感受，自然也就容易与千里、万里之遥的亲人进行心灵的交流。

这种文字交流逐渐为我的朋友们所熟知。去年参加社会发展大会筹备活动之前，曾与经济所图书馆长聊天，她热切地建议：“回来后把你写给父母的新闻让我看看行不行？我没有你那漂洋过海的机会，看看也能开阔眼界呀！”这就促成了“纽约之旅”一文的诞生。既然成了文章，它就好比平日的书信多

了几分推敲，少了些许跳跃。后来，又整理出“哥本哈根纪行”。一位好友读了鼓励说：“写得像连环画一样，你可以出书！”而把出书的想法变成现实，却来自一个巧合：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陈昕进京参加书展，顺便来访，谈笑之间问起：“朱玲你写日记吗？我正要出一套名人日记呢！打电话找你好几次都没联系上。”答曰：“我可不是名人，但是也想出点日记。”此事很快就达成一桩口头协议。而它对我进行这类“客串写作”又是一个强刺激，因为做“连环画”毕竟不是我的本行本业，而是经济学研究的副产品。

在这些随笔即将与公众见面之时，我不仅要感谢上述鼓励我写作的亲朋好友，而且还想借此机会特别向承担本书计算机文字处理的李月琴小姐致意。是她，用灵活的十指，把我那满纸涂鸦的手稿变成了清清爽爽的文稿。当然，对于本书提到的那些事件中所有支持和帮助过我的机构和个人，这里都抱有绵绵无尽的谢意。

朱 玲

1996年12月

目 录

自序.....	1
---------	---

纽约之旅

北京—纽约.....	2
妇女环发组织.....	4
Bella 和 Anne	9
惊险的拍照	15
微型企业援助	20
北美的农妇	26
晚宴	29
新闻发布会	31
大机构和小组织	35
联合国大厦里的会议	38
对话	42
纽约—北京	47

哥本哈根纪行

起大早,赶晚集.....	50
东道主的效率	51
债务问题	55
别出心裁的宣传	58

首脑会议	61
不谐合音	64
难忘的国际妇女节	67
妇女运动向何处去?	71
北京欢迎您	75
“检阅”国家元首	79

重返德意志

蓬勃兴起的环保意识	84
瓦特内菲尔斯道府庄园	89
艰难转折中的东部农业	96
健康的政策银行	107

'95 世界妇女大会集锦

田野调查·人权研讨·与国际接轨及其他	121
聚会怀柔	132
注册制证	138
欢乐的海洋	142
论坛漫步	147
最佳运筹	151
宝贵的交流	155
辛勤的卫士	160
文山会海	163
愉快的尾声	170

纽约之旅

根据联合国大会第 47/92 号决议,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将于 1995 年 3 月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为此,联合国设立的筹备委员会、会员国的政府机构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着手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总部设在纽约的妇女环境发展组织(Women'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简称 WEDO)就是这些积极参与筹备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中的一个。应这一组织的邀请,我与北京科教界的其他三位女士,于 1994 年 8 月 14 日启程前往纽约参加第二次筹备会议,计划在纽约活动 10 天回国。作为女性代表参加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活动,对于我还尚属首次。接受邀请时,我便带有浓厚的的好奇心,因此很愿意以每日随笔的形式把这次出访的一些经历写出来与读者分享。

北京—纽约

1994年8月14日

今天周日，昨天那倾盆大雨把京城洗得干净明朗。前往机场的高速公路上车辆不多，路边挺拔的白杨抖搂着水滴，蓝天白云和大片绿地交相辉映，凉风习习空气格外清新。心情随着这天气也欢快起来。

飞机晚点一个多小时起飞。这是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偌大的机舱几百个座位竟然座无虚席。我们几个的机票寄来太晚了，事先来不及订座位。到机场方知除了吸烟舱，没有空位了。只好将就点吧！4个人挤在最后一排，顺序坐下，但见左邻右座喷云吐雾，呛得几个不吸烟者恨不得不呼吸。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人家烟民的领地。我们中间有两位清晨未及吃早饭，实指望登机就能有吃喝，岂知饥肠辘辘望眼欲穿，却总不见餐车过来。11点起飞后一个多小时，方见空姐缓缓从前排开始送饭，那忍饥挨饿的姐妹才抹去一脸可怜相。我曾专门研究贫困人口的食品保障，又关心环境问题，这短短几个小时的经历使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解除饥饿和保护环境与人们能否健康生存是怎样地息息相关。

临行前一个多月，WEDO就将大批与会议有关

的资料寄给了我们。每人两大材料袋的“家庭作业”，至少有5公斤。我在京期间只做了一半，所以登上飞机就像小学生赶作业一样临阵磨枪。待到降落在美国的国土上时作业才突击完毕，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开会不用愁了！”

飞机降落在新泽西州的 NEWARK 机场，出了关却找不到接我们的人：Kathy Lawrence 女士。我只好请认识 Kathy 的同伴像服装展示会的模特一样，在海关出口来回走动，引得一堆接站者引颈张望，却还是没有结果。于是，便叫了两辆出租车去纽约。Newark 与纽约市隔 Hudson 河相望，我们的车一会儿上铁桥，一会儿钻隧道，颠颠簸簸进了纽约城。上桥钻洞都要交过路费，一共5美元，与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收费的做法一样，只不过收费站陈旧普通，远非咱们机场路上的关口那样富丽堂皇。

车在暮色中来到预订旅馆所在的第50街。这里高楼林立，宽阔的大道在摩天大厦的夹击下显得十分狭窄。我5年前曾来过这个街区，当时就总有一种压迫感，觉得被这人造峡谷憋得透不过气来。举头搜寻楼隙之间的高空，老是感到摩天大厦们在随风晃动，令人头晕目眩。出于这种感觉，尽管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使观众对这个大都市产生过不少美好的联想，我却从不欣赏纽约。

我们刚在旅馆安顿住下，Kathy 就赶来了。她

身着一袭黑白小花长裙，棕黑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大男孩，一双灰眼满含歉意。原来，她跑错了地方，到纽约肯尼迪机场接我们去了。在这充满英语的国度里，Kathy 张口就是普通话，使我对身处何地顿生错觉，以为自己在北京。一问方知她曾在堪萨斯大学专攻东方文化，学过中文，1983 年去南京大学又进修了 9 个月，此后几乎年年访华，也经常在纽约做中国代表团的陪同，因此总有机会温习汉语。更有趣的是，交谈之中了解到她的男友就是 5 年前负责接待我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真没想到世界如此之小！

妇女环发组织

1994 年 8 月 15 日

一大早就去了 WEDO(妇女环境和发展组织)。该机构在纽约第 3 大道的一座高楼里租了一套办公室，5 个小房间被办公桌椅、复印机、印刷品塞得满满的。十来个工作人员中只有一位男子汉，他来自香港，除此而外就是女性的世界了。负责安排我们活动的 Anjali Kagutkar，一看便知是印度姑娘。她

刚在美国读完硕士课程,在 WEDO 签了一年工作合同,作为毕业实习。还有两位白发如银的老太太热情地过来跟我们座谈,她们都是志愿工作者,与该组织的领袖人物 Bella Abzug 有着五六十年的友谊。大约 9 点钟, WEDO 的常务主任 (Executive Director) Susan Davis 提着个快餐纸袋大步流星走来,她就是今晨会谈的主角。Susan 金发碧眼,不施粉黛。谈起 WEDO 的事业来两眼熠熠闪光,思想的坚定与她那一副钢筋铁骨般的高挑身材显得十分和谐,喜怒哀乐皆有强烈的感染力。

座谈不知不觉进行了 3 个小时,接收的信息量之丰富远非几千字能够表达。只能择其要点,先记下 WEDO 的故事。WEDO 的前身是 80 年代初成立的美国妇女基金会 (Women U.S.A. Fund)。这个组织吸引了全美各行各业众多的女子参加。她们围绕妇女关心的焦点问题设立多种专项事务委员会 (例如外交政策委员会),通过散发自编的通讯和传单、在众参两院开展院外活动和对新闻媒介发表言论等形式传递妇女的看法,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并积极争取以立法形式为妇女赢得参政、就业以及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前面提到的 Bella Abzug 女士正是在日益活跃的妇女运动中声名鹊起。美国妇女的要求和愿望则由于一些类似她这样的女性直接参政而在决策过程中得到

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妇女基金会的活动也随着各国妇女活动家的频繁交往而汇入波澜壮阔的国际妇女运动之中。

1989年,联合国环境保护机构为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组织筹备会议时邀请 Bella Abzug 出席。她即刻注意到与会者中女性稀少,顿时感到不正常:既然是讨论全球问题,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妇女怎么几乎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呢?于是,她联络 80 多个国家的妇女组织发起成立了 WEDO。WEDO 的领导机构由 10 名来自五大洲的联席会议主席组成, Bella Abzug 便是其中的一位。该组织的总部设在纽约,利用美国妇女基金会的设施办公,日常事务由 Susan Davis 主持,活动经费来自个人捐款、各种官方和非官方基金会的援助。

WEDO 从成立到现在不过短短 5 年,却在组织妇女参与全球性问题决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1991 年,她发起编写如今已得到广泛承认的“妇女 21 世纪议程”(Women's Action Agenda 21),制订了从当前到 21 世纪如何将妇女对环境和发展的观点融入地方、国家和国际决策过程的行动蓝图。该议程经 1991 年 11 月 8 日—12 日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为了一个健康的地球”世界妇女会议(World Women's Congress for a Healthy Planet)通过生效。来自 83 个国家的与会 1500 多名妇女达成共

识：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应以人民的福利而非国民生产总值衡量。她们决定组织起来协调行动，通过分发“社区报告卡”(Community Report Cards)评价自己居住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政治制度和人类发展目标。

社区报告卡实际上是一份调查问卷，它简便而规范，答案均可输入计算机进行分析统计。问卷调查结果经过计算机网络，可以从世界各地传递到纽约的 WEDO 总部，同时也能由此反馈到各地。WEDO 这个组织其实就是一个妇女通讯网络，她联系了全世界 17000 多名女性，通过快捷便宜的计算机通讯(E-mail)传递信息，将各国妇女的看法汇集在一起，然后利用各种会议渠道和对话形式传达给各国首脑和联合国总部。计算机技术的采用，不仅迅速密切了全世界妇女组织的联系，而且大大降低了组织费用。否则便难以想象，在 WEDO 这几间狭窄的办公室里的十几个人如何能高效率地动员世界成千上万的妇女作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呢？

借助于社区报告卡，WEDO 敏锐地把握住全球环境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其他国际性妇女组织一起，以积极的院外活动打开了非官方组织进入联合国决策过程的道路。在 1992 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全球环境和发展首脑会议期间，WEDO 多方筹集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妇女参加非政府论坛；并与巴

西妇女组织合作在里约仙鹤公园搭了一个大帐篷，举办妇女研讨会和文艺演出，每天都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妇女前来参加活动。在此期间，WEDO 与其他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还就两个民众行动条约(Citizen's Action Treaties)进行了磋商，一个是“以保持一个社会正义和环境健康的地球”为主题的全球妇女和非政府组织条约，另一个是关于人口、环境和发展的非政府组织行动条款。对此，巴西首脑会议之后联合国非官方组织联络室曾给予高度评价：“里约热内卢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妇女集会是有创新性和雄心勃勃的活动，它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流思想、增进相互理解和建立合作网络提供了可贵的机会。”

巴西环发大会的成果给了汹涌澎湃的国际妇女运动更大的鼓舞，WEDO 和各国妇女组织对接踵而来的世界大会倾注了更高的热情。1993 年，她们准备并参与了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大会(The World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使妇女的权利作为人权的重要内容得到大会的承认。现在，她们正满腔热忱地参加下列会议的筹备活动：

(1) 联合国人口和发展大会(1994 年 9 月，开罗)；

(2)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1995 年 3 月，哥本哈根)；

(3) 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1995 年 9 月，北

京)。

如今, WEDO 等国际妇女组织在参与中具备了更加开阔的视野。她们不仅努力尝试将妇女问题纳入会议日程, 而且从宏观层次上提出可供选择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强调改善妇女的教育和就业状况和开展国际性的反贫困行动, 谋求全人类的平等、发展和世界和平。

Susan 的一席话使我深受感动。真没想到, 国际妇女运动是如此地富有战斗性; 也没有想到, 从南到北、从知识阶层到体力劳动妇女, 会以这样宽广的胸怀深切地关心人类的未来并高效率地组织起来将思想付诸于实践。WEDO 的成员们以她们的行动表明单个人如何以通过参与自己所在的社区活动最终影响联合国的决策过程。这使我忆起学生时代常常听到的两句口号: “胸怀祖国, 放眼世界。”以此来描述当今国际妇女运动的行为准则倒有些贴近。

Bella 和 Anne

1994 年 8 月 16 日

中午从另一国际妇女组织 DAWN(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for a New Era, “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 的研讨会上悄然退出, 匆匆赶赴 Bella Abzug 的约见。Bella 挤在 WEDO 办公室角落的一个小房间里, 室内仅有一桌、一椅和一个书架, 我们几个只能分坐在门口和窗台上与她交谈。这位当代国际妇女运动的风云人物看起来至少有 70 多岁。她身着紫衣, 头戴紫帽, 皱纹遍布的脸上浓妆艳抹, 可能是竭力要掩盖那无可奈何的衰老。不过一开始交谈, 她就生气勃勃, 思维敏捷锐利, 亮闪闪的眼神竟透出青春的活力。早就听说 Bella 一生都在为妇女的权利而斗争, 因此我一开口就问她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选择?

Bella 十分俏皮地回答: “为什么爱上一个人? 只因为爱他。为什么要当妇女运动分子? 因为我一出生就是妇女活动家。”看到我们依然不满足, 她稍加补充说, 从小就看不惯女童与男童在家庭里和社会上受到的不平等待遇, 成年之后更反感现存制度对妇女的歧视, 因此从学生时代起就参与和组织妇女运动。Bella 现在到处游说的还是男女平等的主题, 尤其主张决策过程中的性别平衡 (gender balance), 即在决策机构中使男性和女性的比例达到 5:5 或 6:4。她通过 WEDO, 将这一目标的实现期限定到 2001 年, 希望到那时在全球性问题的决策过程中能有更多的妇女作为参加者、政策制订者和行动